

与张謇共甘苦患难的吴寄尘（四）

□朱 江



长期合作的过程中，吴寄尘与张謇难免意见不合。1922年，吴寄尘一度屡生退意，张謇去信劝说：“吾辈相依十载，内外兼顾，方成斯局。似请黜除此意，毋任祷切。蒞翁亦属慰留，彼此不存成见。”不过，吴寄尘在大生危难之际还是选择其进退。张謇去世之后，张氏家族依旧非常信任乃至倚重吴寄尘，遇到家庭重大事件，总会想到吴寄尘，请他拿主意，或者出面调解。吴寄尘则以其声望和手腕，为张家处理过一些棘手的家庭事务。其中以调解“余觉诉张孝若案”，协调“遣出张佑祖”最为著名。

1931年6月9日，张孝若给吴寄尘的信中提到：“顷接沈豹兄来信，余事似已妥帖，即祈公抽暇一行。”其中的“余”，是指苏州人余觉，“余事”即余觉向南通县法院起诉，要求发还其妻沈寿的财物。6月19日，吴寄尘致信地山，告知准备在端午节后去苏州，请转告余觉。20日即是端午节，吴寄尘应该是在6月下旬去往苏州，最终促成余觉和张孝若双方的和解。大生档案中还保存着7月17日《时报》相关报道的剪报，即《余沈寿案和解了结，张孝若付余恤金六千》。

沈寿(1874—1921)，刺绣大师，自创“仿真绣”，原名沈云芝。1904年，慈禧太后70寿辰，沈云芝进献的绣品得到慈禧的赞赏，慈禧赐“寿”字，遂易名沈寿。1914年，张謇在南通创办女红传习所，沈寿任所长兼教习，培养出许多刺绣人才，也创作出一些传世佳作。沈寿去世后，葬于南通长江边的黄泥山麓。1928年，沈寿的丈夫余觉向江苏省政府呈文，要求彻查沈寿公葬案，并索回沈寿的一切绣品。江苏省政府第1241号批示：“仰候令催南通县政府迅予核复”。南通县施县长委派严逸男查核，认为沈寿去世后，“南通县教育会，以报功之故，和地方各法团，议定公葬于黄泥山麓，沈鹤一及弟右衡，与余觉商于葬次，余觉表示可行。后三月，遂呈省部立案”之后，余觉向南通县法庭起诉，要求发

还其与沈寿留在南通的贵重财物。

走上法律程序后，原被告双方其实都有协商和解的意愿。原告在法院开庭时竟然没有出庭，而被告也被劝说“先哲有言，刻木为吏誓不对。以堂堂公使，因此区区细故，对簿公庭，窃为孝兄不取也”。随后原告撤诉，沈秉璜、张谦培等人居间调解，双方屡次商议，也几度濒临破局，“先后三月中间，决裂已五六次”。为此沈、张两人除继续说和外，还致信吴寄尘，希望吴寄尘“鉴谅弟等愚诚，一以婆萨为怀，始终斡旋”。双方多次拉锯，最后在补偿金额问题上相持不下，最后还是商定吴寄尘出面担保，并由大生先行垫付，张孝若分3次支付6000元给余觉，而余觉则承诺沈寿公葬案不取消，沈寿存在南通博物院内的绣品等物件归该苑永远保存。

吴寄尘无疑为余觉和张孝若两方面都敬重乃至倚重，沈秉璜、张谦培1931年5月8日致吴寄尘的信里，表达对吴寄尘来苏的期待：“顷奉孝兄七日快邮，悉已谅解，甚慰。此间亦经说妥，与前讯无甚变更。一俟驾临，再行三面协商，愈为周密，即盼束装。”而吴寄尘的苏州之行也为这桩外界瞩目的纠纷画上句号。1937年1月18日，余觉在给陈葆初的信中说：“自吴寄翁去世，当年知己，只有公矣，曷胜惆怅。孝若之猝亡，觉实私痛之极。此言他人未必信，公或能信。”可见吴寄尘的调解至少让余觉解开心结。

吴寄尘不仅为张家调解对外关系，也因为德高望重而消弭张家的一些内部矛盾。张謇在南通唐闸新育婴堂曾领养过2个男孩，分别为佑祖、襄祖。从佑和襄的字眼就可以看出，张謇希望这两个孩子长大成才后可以帮助自己的独子张孝若“发展事业，以分其劳”，“曾有成才则留，不成才则遣出之谆谆遗命”。可惜张謇未能如愿，两人均不成器。1921年，张謇致信李虎臣：“拟请物色一能教管佑祖、襄祖之授经师，鄙意教管并重，管尤切于教也。”从中可以看出端倪。

张孝若为其母吴道愔起草的《遣出佑祖条件书》中，有着一段愤怒而克制的描述：“先夫在民国十四年，以佑渐染恶习，自甘堕落，乃拘禁于通警察厅数月。后以孝若代求宽免，乃自具悔过书，写明此后如再不求上进，不守家规，听凭家长惩处。岂

料先夫身故，在血丧中即闯出大逆不敬之罪，我母子为顾全张氏体面计，暂予忍痛宽容，未按家法惩治。”之后佑祖“不务正业，浪荡成性，屡次劝诫，仍未悔改”。如佑祖提出要进南通农业大学读书，结果是在旁听期间，“无一星期不缺课，无一日不迟到”；到上海市公用局3天即离职，按时到局只1天。

在遣出佑祖的问题上，张孝若与母亲的意见是一致的。但在遣出的条件上，彼此存在相当大的分歧。张孝若希望佑祖搬出濠南别业后，彼此断绝关系。吴道愔因为佑祖的妻子是其侄女，不忍心永不住来，况且领养佑祖25年，痛心不已，希望尽可能地在物质上多给予佑祖一家补偿。张孝若认为其母对佑祖“容忍过分”，并提出“佑事一天不解决，我好像一天安不下心，而我母子间的恩情更无法弥补”，“如佑一日不去，我不愿再回濠南”。

僵局之下，吴寄尘又成为彼此信赖的和事佬。吴寄尘对此进行反复协调，这从吴道愔给吴寄尘的信中即可略窥一豹：“前年在沪曾以遣出佑祖事，相托转知怡儿，冀能早日解决”，“务祈代转怡儿即谋解决，若有未当处，即请酌情代为主”。张孝若读了吴寄尘给吴道愔的信后，认为“真是推开窗子说实碰实的亮话，无任敬佩”。最终张孝若作出适当让步，如承诺佑祖经过他和母亲同意，有回复之可能。

需要指出的是，原本襄祖也在遣出之列，吴道愔曾告诉吴寄尘“襄祖毋须与佑祖同时脱离，暂可不提”。其实在此期间，襄祖患病，吴道愔还给吴寄尘写信，希望吴寄尘能在大生驻沪事务所腾出一间屋子供襄祖居住。而在1933年遣出佑祖时，襄祖已经去世。1941年12月，吴道愔在徐静仁、李普卿、张敬礼等12人证明下所立的遗嘱共四条，其中第3条安排在大有晋田产内“按值优予拨给”佑祖所遗寡孤孤儿；第4条安排在南通房屋内拨给佑祖之子惠武住宅一处，作为其母子栖身之所，原因是襄祖去世时，惠武“为之成服尽礼”。吴道愔对两个养子的情感，不可谓不深。1928年张謇续修《通州张氏宗谱》，里面就没有出现佑祖和襄祖。之后，无论是张孝若所撰《南通张季直先生传记》，还是张绪武主编的《张謇》（中华工商联合出版社2004年版）里，书中的张氏家族世系表，都没有这两个养子列名。（作者单位：南通市档案馆）

虎字美食

□陆小鹿

虎年前夕，下午茶时分，收到朋友快递来的一盒网红糕点，来自虎头局渣打打行的麻薯老虎卷。朋友微信留言：虎年吃只老虎卷，祝2022年虎虎生威。

打开盒子，只见蛋黄色外皮上烤出了焦黄色条纹，老虎卷看起来的确颇似老虎皮。朋友说你知道吗队伍排得很长很长，买一盒真心不容易。老虎卷这般受欢迎，好吃固然是一大因素，另外一个原因，可能虎年吃老虎卷更具仪式感吧。

吃老虎卷的时候，暗自想，还有什么美食带虎字？头一个想到的，是小时候吃过的虎皮蛋。小时候特别喜欢过年，因为会跟着父母走亲戚，每天吃酒席，大饱口福。那时候，食材远不如今天这般丰富，大厨们只好就着简单的食材绞尽脑汁，变出花样。比如鸡蛋，就有多种多样的吃法，炒蛋、炖蛋、皮蛋、虎皮蛋……虎皮蛋是将煮熟的鸡蛋，剥壳后裹上淀粉放入油锅里炸，直炸到蛋皮起泡，色如虎皮，然后倒入调好的卤汁，外酥内嫩，香气四溢，比普通白煮蛋在颜值和味道上都上了一层台阶。

也记得吃过虎皮花生，这是一款既能当零食又可以佐餐的美味小食。做法同虎皮蛋类似，裹上调匀的鸡蛋和白砂糖，再倒入面粉，让花生的外皮沾匀粉，然后放入油锅里炸至金黄，色彩如虎皮，好吃到停不下来的虎皮花生就大功告成了。

有一年去北京玩，记得吃过一款虎皮饽饽。虎皮饽饽是由黑豆、绿豆、雪山黑肾豆、花豆、花生豆这五种豆类混合而成，也因其外皮颜色貌似虎皮而得名。据说明太祖朱元璋吃完夸它是神仙美食，所以后来又得名为仙豆糕。这款茶点最大优势是：少糖少油，比较健康，符合我想“吃不胖”的诉求。

以上几款虎字美食均与虎皮色彩相关。然而苏州有种美食，却是与老虎的爪子有关，名字就形象地叫为：老虎脚爪。其实这是一款甜烘饼，因正面突起六个尖状物，颜色呈焦黄，六个角时分常分得很开，形似老虎脚爪而得名。苏州有首童谣《苏州小吃》，头一句这样唱道：“姑苏小吃名堂多，味道香甜软酥糯。生煎馒头蟹壳黄，老虎脚爪绞连棒……”老虎脚爪位列苏州小吃的第一梯队，足见它多么深入人心。如今，苏州城里会做老虎脚爪的所剩不多，这些行将消逝的老点心，也只有中老年人怀旧时才会买来慰藉一下情怀。实际上，老虎脚爪并不起源于苏州，而是起源于江苏盐城，从前，江南江北地区都有这款点心，我记得少时在家乡南通也吃过。今年春节前，看到一则新闻，说沪上的老字号王家沙点心店，为配合2022年虎年，特意重新推出老虎脚爪来应和虎年，我为此专程跑去买了一盒，只遗憾吃不出小时候的味道了。苏州友人说苏州的大部分老虎脚爪也吃不出从前的味道了，只有封门横街菜场里的一家还保留正宗的口味，我便计划着虎年去趟苏州。为一只老虎脚爪去苏州，这是不是热爱生活的一种体现？

《唐鲁孙谈吃》是本美食随笔集，有一篇写的是宜兴的“臙痴鲟”。唐鲁孙说“臙痴鲟”这个菜名，外乡人十个里面大概有十个不知道，痴鲟是一种鱼，当地有人也叫它“痴虎鱼”。捉这种鱼的过程非常有趣，既不需要钓竿，也不需要网罟，而是傍晚时分，在深水溪涧河下放一只旧草鞋，两边捆两块瓦片。第二天早上，把草鞋捞起来，里面就躺着成双成对的痴虎鱼。假若头天晚上做十个二十个草鞋窝，那么第二天就会有一盘子痴虎鱼可吃了。唐鲁孙说这种鱼，腩膾鲜美，明透如脂。我在网上查过宜兴现在还有这种种鱼。虽然本身和老虎不搭界，但因名字里也含有一个虎字，我便又心动地计划虎年去趟宜兴，到时间点上一盘痴虎鱼，心里一定会跃出暗暗的小欢喜吧。



亮发 卢 隐摄

过年茶食

□孙同林

茶食曾经是人们过年必备的年货。

那年，代销店卖茶食，我自告奋勇起早去排队，这时候我大概十二三岁。我虽然起了大早，5点多钟就去了，但拿到的号头还是很落后——37号。发号头的时候，代销店人员声明，号头虽然发了，但因为货源不足，不能保证每个人都能买到，不过，如果今天买不到，这个号头明天还作数。前来排队的大多是些孩子。孩子们都说是要为过年做点事，其实，更重要的是想先看看茶食，吃不上，闻一闻茶食的味道也是好的。

人们就站在满地清霜的冻地上等待。西北风冷飕飕地扫在脸上身上，排队的人缩着脖子，拢着袖子，口中呵着气，脚上穿茅窝的人还好些，没有暖鞋，又没有茅窝的孩子，脚上的破鞋子脚趾头已经露在外面，冻得直跺脚，呆头巴望着代销店快快开门，可门迟迟没有动静。谈吃往往是最好的取暖方法。锁儿说，妈妈让他买3斤麻饼，等麻饼一到手，他就先吃它半斤，也算是对自己挨了这场冻作补偿。二宝说，云片糕最好吃，一片一片的薄如纸，甜甜的，酥酥的，里面还有果仁的香味，他一次能吃一条。三儿说，他最喜欢吃的是红糖果子，嚼起来咯嘣咯嘣的，又甜又脆……他们说得起劲，仿佛已经吃上一股香甜，直听得旁边的小孩子不停地咽口水。

代销店的门终于在他们的谈话中打开，接着，前面的队伍开始蠕动起来。这时，我的眼前出现了往年大年三十祖父敬菩萨的情景，祖父将茶食装在一只只茶食盘里，摆放在佛像和祖宗牌位前，秉上香烛……好闻的茶食香味随着缭绕的香火味在屋子里飘散，我嗅着鼻子在祖父的指点下叩头。等敬完菩萨，我就可以食用那些香甜可口的茶食。“没有了，店里没货了。大家记住了，明天从35号开始。”正当我想着茶食敬菩萨的时候，忽然听到店里一片叫声，队伍随着叫声乱了一阵就又恢复了平静。我无奈地反反复复看着手里的37号票，没有买到茶食的心情可想而知，尤其是在排了半天队，冻了一早上，终于轮到自己的时候戛然而止。我的眼泪都快掉下来了，耷拉着脑袋悻然而归。路上，锁儿给了我两块麻饼，抚慰了一下我冰凉的心。

买过年茶食的事已经过去近半个世纪，至今想来依然清晰，可想这吃的事是很难忘记的。



融入前所未见的生活

□明前茶

55岁那年，腊月二十五，宋妈妈带着6件行李和她的手风琴，卖掉老家的小房子，来到南通与儿子媳妇一同生活。儿子便执意要把她接到自己身边，理由是，爸爸去世不到半年，妈妈又刚从老师岗位上退休，儿子担心她的生活齿轮剧烈刹车，某些地方会崩坏。儿子鼓励妈妈尝试迁徙：“你看，濠河如今修整得这么好，周围一圈都是小公园，岸边有唱戏的，有跳舞的，有打牌的，您来了绕河散步，总能交到朋友。”儿媳妇买了舒适的转椅，又为宋妈妈买了盆花、书架、新电视机，布置了一个符合语文老师审美趣味的朝南大房间。

过年时家中热闹，不觉得冷清，过完年，儿子媳妇都上学去了，孙子上学去了，宋妈妈发了愁：在人生地不熟的地方，她如何打发时光呢？跳广场舞，她不会，阿姨们“塞擦不分，平仄一律送气”的南通话她也听不懂。大庭广众之下唱昆曲、通剧、京剧，她不好意思，也置办不了那么昂贵的行头。反正，离了生她养她的那方土地，她突然发现自己成了孤雁。无边无涯的寂静笼罩着她。让她不由自主地感到忧伤。

她所有的时间都用在编织上。她买了白色的棉线，用两根钩针编织出了类似蜘蛛网的镂空白色罩布。这种罩布，搭在家里的沙发扶手上，搭在茶几上，搭在电视机上，搭在立式风扇上，任儿媳妇如何好脾气，私下里也对丈夫抱怨说：你妈妈来了以后，把我们家都装饰成了上世纪80年代电视剧里的模样。

转变是从第二年的春天开始的，宋妈妈上菜场买菜，发现南通的香椿头竟然要卖15块钱一两。她心里算了算，炒一盘香椿头炒蛋，至少需要买二两香椿头，那成本就是三十几块钱呀，像这样的香椿头，在安徽老家，是很贱的。房前屋后，谁家还没有几棵香椿树？春天的时候，只要身手利落，上树去掰几枝嫩芽回来就可以做菜了。宋妈妈是个想法很泼的人，她第二天就起意要在小区里种香椿树。

她重新观察了儿子家所在的小区，发现这小区是一个经济适用房小区，多数是外地来南通的人所买，房价相对便宜，物业管理费也收得低，这导致不幸枯死的花木也没有资金去补种。宋妈妈就去和物业管理处的中队长商量，说她可以从老家请亲友送香椿苗来，她已经找好了房前屋后的隙地，与其长满杂草，许不许她种一两棵树呢。中队长想了想，民不告，官不究。你要和住户去商议，只要你种树的地方，一二层的住户不嫌你的树挡住了他们的阳光，你就可以种。

宋妈妈是一个执行力超强的人，说干就干，她立刻动员老家亲友给她快递树苗。五棵香椿树种好后，亲友又快递来花椒树苗，金银花的藤苗，还有艾草的种子、薄荷的幼苗与菖蒲的地下块茎。宋妈妈说服邻居允许她种植的理由也很接地气，她说，窗外种上薄荷、艾叶和菖蒲，你家就不会有蚊虫了。那种极小的蚂蚁，都怕这些香草的味道啊。

果然，后来邻居都收到了宋妈妈赠送的艾叶包，可以用来浴足，也收到了她晒干的金银花芽与薄荷叶，可以泡茶，确保大家吃完烧烤火锅都不上火。

到了开年，不仅所有的藤本和草本植物都欣欣向荣，连一人多高的乔木也发出了新叶，宋妈妈家吃上了自己种的香椿芽炒鸡蛋，榆树也活了，结出了一串串榆钱儿，宋妈妈搭梯子上树，捋下这些清香的榆钱，做了榆钱蒸饼这种稀罕的吃食，招待孙子和他的同学们。孙子骄傲极了，对小伙伴吹嘘说：“我奶奶还会做香囊，穿棉袄戴香囊，大冬天都不感冒。香囊里的香叶，还有川椒、金银花，都是她自己种的呢。”学校一放假，宋家所住的小区也俨然成了小学生们辨认植物的迷你植物园。双减后，孩子们书本上的作业不多，社会实践活动倒挺多。宋妈妈领着他们去辨认“奶奶种下的植物”，她感觉自己又部分回到了班主任的岗位上。

儿媳妇非常欣慰，对全家人说：“妈妈来到南通后，比我们住在这里十年，认识的邻居还要多。妈妈还植树造景，还给孩子上植物课，这活力，我们也比不过。”宋妈妈谦虚地回应说：“我既然来了，就要尽力让自己融入南通，若能我培出一些熟悉感，何处不是家乡呢？”

花儿与少年

□古 剑

老舍在《四世同堂》里写祁老太爷住的那个胡同，像个葫芦，他购置的家业，就在葫芦里，很温暖，人丁兴旺。门外，有两株大槐树，孩子们就在大树下玩耍，有槐豆槐花与槐虫当玩具。

我想起了老家，孩子们围着村子玩耍。村子入口的地方是一个灌溉水渠的闸口，水流向哪里，村子就伸向哪里。

沿着水流，一坨一坨的人家，清一色的土墙，茅草屋顶。孩子们喜欢跟着春天，叫醒土墙上那些神奇的小“窑洞”。一群一群的野蜜蜂，进进出出，嗡嗡叫。孩子们追逐着，取来各种瓶罐，在盖子上锥几个洞，小心翼翼地用一杆麦秆之类的小耙子，从小“窑洞”里将那些蜜蜂轻轻地扒到洞口，待它们即将展翅一溜的时候，早有扣着的瓶口候着，请它们一一入瓮了。

我有一个大瓶子，茶色的塑料玻璃，里面曾装过稀奇古怪的丸子，空着那么久，还有一股味道。不过，盖子、瓶底、瓶身，都给戳了一个又一个小洞，那些小家伙待在里面，有充足的新鲜空气，神气得很。不少孩子便跟着我，想从我这里匀去几只。我也跟着神气起来，因为，不用半天，我的口袋里便装满了馒头干、红薯、年糕片……

瓶子里总有几只最神气活现的蜂王，是别人用什么都不舍得换出去的，它们个头大，又机灵。

枫来要，我都会毫不犹豫地留给她。枫的瓶子，不是瓶子，是一个大火柴盒子，一般人家没有的那种大头火柴盒。她说，将蜜蜂放在里面，能听到嗡嗡叫，她喜欢用耳朵听世界。

枫有很多白色的小蜡笔，一支又一支地送给我。她喜欢看我拿她的蜡笔在粗糙的水泥地上写字。为此，我弄来了几页仿宋体字帖反复描摹，竟然到能写标语的地步。村子里仅有的几堵水泥墙上都都有我写给枫的仿宋字，如果现在抄录下来，一定是一首又一首诗。四年级的时候，我就读朦胧诗的句子，“在你心际徘徊”，“徘徊”一词在很多孩子还不认识的时候，我就能用蜡笔写成工整的仿宋体了，那些字迹能留住一整个夏天。

这个美丽的画面，又“徘徊”到春天：

那天，我看见枫双手一直“端”着那个的火柴盒，身后那片油菜花的波浪仿佛要淹没她小小的身躯。风，和她微黄的头发一样温暖地飘着。她蹲在田角，在那两株油菜间挖了一个小坑，折了几片油菜花叶，垫上，再将火柴盒放在叶上，掩上了土。那盒子里，是我给她的蜜蜂。那是一只我最喜欢的蜂王，在我那茶色的大瓶子里神气了好久，我每天都会给它新鲜的油菜花。盒子里的蜂王，安详自在，它的身下，是一朵一朵金灿灿的油菜花。

多年以后，我读到林黛玉葬花“独把花锄泪暗洒”的身影，就想起油菜花田角的枫。

我给她的蜜蜂终于还是死了。

我看见了枫，安葬了它。

老舍说，门外，有两株大槐树，孩子们就在大树下玩耍，有槐豆槐花与槐虫。那些孩子，也在树下安葬过槐豆槐花槐虫吗。

我想起了枫，想起村子里那片油菜花，和那些嗡嗡叫的声音。

我的童年，“蜂自无言花自羞”。